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五
論語子張

仁12
2544
30-15

仁12
2544
30-15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五

殷其祥哲維

丹陽吳荃孫右彙輯

受業諸人

陸觀成駿聲全校

盛欽軾又瞻

論語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夏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

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士貴立其大節世間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安于義命人道惟喪祭為根

本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全其本心則本節無虧其可已矣蓋深許其為士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_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參存疑于張曰士之爲士貴有立身之大節如果見君父之危則委致其命臨難無苟免也見得則思義之當取與否臨財無苟得也祭以追遠則思內盡誠外盡禮而致如在之敬喪以送死則思必誠必信而極哀痛之情士能如此則大節無虧其可已矣使四者一有不_至雖

小廉曲謹亦未節耳何以爲士哉
析講真西山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不待思而決也○四者是士人立身之大節而士之分量尚不止此故朱子以庶乎二字補之

執德章全旨

此章是示人以弘毅之學意此理在天下爲道行道而有得于己爲德執德屬行一邊信道屬知一邊凡志于道德者其人必以主張一世自任若不弘不篤則德狹而道浮不足爲世輕重矣子張言此以勉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

爲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合參子張曰德貴於執而尤貴于信之篤則此志益堅而道始不乃不孤道貴能信而尤貴于信之篤則此志益堅而道始不廢若有人于此德得諸已乃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而居之不弘道聞諸人乃或作或輟銳始怠終而信之不篤不弘則久之將并其所執者而失之矣不篤則久之將并其所信者而亡之矣雖終身爲學而道德終非已

有世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此無此

人亦不當得是無何足爲輕重哉
析講異註弘者不以一善而自安不弘則心有所局而所執者不完篤者貞之萬念而不變不篤則心有所搖而所信者不寔○大全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于昔且矣○子路之終身誦子貢之以無諂驕爲至便是執德不弘樣子宰我憂爲仁之陷害再求之自畫而謂力不足便是信道不篤樣子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總無以

異于人故不能為有亡

子夏章全旨

此章論交友之道而見二子言詞之病初學當如子夏之言然于不可者但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從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君子尊賢二句是述君子交人之道容字矜字皆破子夏一拒字我之大賢以下又以已意辨其拒之之非何所不容見不必拒人人將拒我是不能拒人是拒之說無論賢與不賢皆無一可施之于交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太過亦有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參淺說子夏之門人問道于子張蓋欲得其說而折衷之也子張曰子夏爾之師也其所云交友者如之何對曰子夏曰有益于此可者則與之交無益于此不可者則嚴而拒之子夏論交如此子張曰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友也于人之才德出眾者則從而尊之而至于眾人之未必賢者亦必優容之而不之棄于人之有善所取者則從而嘉之而至于無善而不能者亦必矜恤之而不之絕蓋可者固在所與不可者亦無所拒此吾所聞也以是反而自觀我之為大賢與則可者當在我于人何所不可容納若我之為不賢與則不可者在我人將先拒乎我如之何其能拒乎人也子夏之言得無示人以不廣耶守乎子夏之說可以不失已廣乎子張之言可以不失人在善友者自得之耳

析講大全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問交于子張亦是質正各人意見耳非有所不足于子夏也子張必先詰其師說者欲得彼之所聞而參以已方

所見也。子張之言重在容衆，矜不能，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上句句要破。子夏不可者，拒之。一句。○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于無別。

雖小章全旨

此見君子之學務其大，不務其小，可觀以其理未嘗不在各有濟于用也。致遠恐泥，以其不可施之天下國家也。非園外不能相通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合參子夏曰：理無往而不在，故雖百工技藝，乃一節之小道也。亦有濟于民生，有資于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然不過局于一事一物之用，若推而致之天下國家之遠，則恐有所窒碍而不通。是以君子惟用心于修己治人之道，而于小道有所不屑爲也。人其可忽大而圖小乎？

所講大全蔡氏曰：致遠恐泥，只就小道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執御游藝，亦何不可爲？百上技藝亦有理寓乎其間，故曰小道致遠，是以其道推而致遠，糾治國乎？天下是也。泥謂行不去也。君子不爲，須發他盡心于大道意。

日知章全旨

此示人以純心于學之功，當與時習章參看。一日必有一日之功，一月必有一月之功，時時而無間斷，豈不謂之好學？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參大全子夏曰：人之爲學，未得而因循，已得而遺忘，皆不可謂好也。有人于此，已所未知，未行者，謂之亡。果切切然，以爲念而知其所亡，則講求服習之功，自當與日俱進矣。已所已知，已行者，謂之能。則每月之間，須當自省而無忘其所能。則知明守固之理，自當與月俱積矣。求之敏而日新又守之篤也。而不失，則其心蓋無一時刻不在學上，真可謂好學。

也已矣

析講蒙引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且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無忘亦然所亡所能損義理日月二字只是功無間斷非必以日月爲計也○知與無忘皆以心言而功在其中所亡所能皆兼知能言日月非一日一月謂日月月也心無時不在於學故可謂好學朱子曰此與溫故知新章意不同彼是溫故之中而得新道的道此却是因知新而得溫故○彙解所亡所能要看得活今日所亡所能者在此明日所亡所能者又在彼學問無窮與時俱進方是好學的人若知其所亡常常是這幾件無忘所能也只是這幾件元元守在胸中終身不過如此何爲好學

博學章全旨

此子夏示人以存心之功只重心不外馳上學問志思皆所以用其心蓋心有條着則自不外馳而仁在其中○總重致知以存心上四項俱重心字貫博學則心有所寄篤志則心有定向切問則心不踈畧近思則心不浮泛俱是存心工夫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參本全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存矣誠能博以學之以廣其聞見而又篤其志焉以求必得切以問之以致其精詳而又近以思焉以求在已此非所以爲仁也然學者用力于此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存涵養之效心不放逸天理可存仁在其中矣可不勉哉
析講朱子曰此未是說仁處是尋討个求仁間路常從此處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也又云此只是爲學功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四事平說而意寔相承博學事事都要理會以廣其知也篤志即篤志于學至誠懇切以求學之必得而不及乎他也切問即就所學之事理而詳求之于師友如刀切物下一剖析開來也近思

即思其所問之學，所思皆不鑿，不泛，求乎此理之精寔，而切于身心性情處也。○**蔡氏**曰：仁者何？即中庸所謂擇善之善，誠身之誠，乃心之德也。擇而執之，則仁矣。子夏此言，乃是擇善工夫，未及圓執，是方用工夫，証本體未到，不達仁田地，故僅以在中為言，然其工夫，措至于純熟，則亦與仁為一矣。○切問者，問之詳悉，而不疎畧也。近思者，思其切于身心之事，而不求之高遠也。

百工章全旨

此子夏欲人篤志于學，以造道而備百工，以喚醒之上，句是引語，不是譬喻。學字要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意配。重居肆與學上。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參蒙引：子夏曰：功專斯有獲。如百工在他處，則幹他事，理他物，易至遷于異物，而本藝不能成，必居于肆，一心理業，乃以

成其事之精工，曲藝且然，況君子之求道乎？君子心用在外，物上，不在道理上，則無以致道。惟勤于學，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乃以造乎道之極，致欲求道者可不務學乎？

析講大全：胡氏曰：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麟上云：按註疏亦單主前說，蓋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也。○**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一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于微戒學者尤切。○致道者，不得力工夫全在學內。

小人章全旨

此深為文過者微重。一必字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過而曰小人之過，便是行與理悖，不是無心失理，須看得分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參序：子夏曰：人之處事，安能盡善，但有过貴于能改。若小人之有过也，遂而不知悔憚，而不知改，必曲為文飾，而自欺以欺人，此其所以為小人也。

君子章全旨

此見君子之貌言變而不失其常之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參存疑子夏曰君子盛德積中而有道之氣象形于一身者有三變焉遠而望之蓋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儼然可畏也然近而即之固氣藹色和如春風連日溫然可親也及至聽其言也則又義正詞嚴是是非非確乎不可易而凜厲之甚矣儼而溫溫而厲非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者不能也此所以為君子

析講三變就君子之容貌詞氣上說三變一時皆有由其積于中者有不偏之德故發于外者有不測之休頃說得自然而然方合君子存疑講義極妙直解未免似儼變為溫溫變為厲話頭矣。望之是一般即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不可執一善以概之故曰有三變。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變三變者自他人見之耳。此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變者神妙莫測不是儼變為溫溫變為厲也。○蒙

引註貌舉一身言色指見于面者言

信而章全旨

此勉人平素當積誠以動君民意兩段重上句下句反言不重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為謫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必皆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參存疑子夏曰君子于上下之間以信為本如勞民之事非民所樂從必平日至誠惻怛之意素孚于民而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雖勞亦不以為病矣若未見信于民而勞之事雖當勞民不知其心必以為病已也諫君之言非君所樂聞必平日至誠惻怛之意素孚于上而上信之然後不得已而諫其君雖諫亦不以為謫矣若未見信于上而諫之事雖當諫上不知其心必以為謫矣也然則事上使下者當知所先矣

析講大全饒氏曰信字指人信我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

信之之由○蔡氏曰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君子平素孚信于上下非為欲發欲諫之地但相信既深則勞即不怨諫即不疑蓋至誠未有不動也信在勞與諫前一層所謂信者只是愛其君民惟恐民之有勞君之有過此心素見諒于君民耳○古亦有民不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方盡善耳信而後發如文王之靈臺宣王之朔方是已信而後諫如

大德章全旨

此為世之務小節而昧大體者發重上句大德邊下句因上句來甚言不可以不務其大也○鄧陽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參淺說子夏曰人之為學貴識其大如立身行己之際凡倫

常大節所係者皆能守乎道而無越乎規矩之外則大本立矣至于日用小小節且如動靜語默之微雖或少有出入而未盡合理亦無害也若不務先立其大而徒拘拘小廉曲謹之為奚足貴哉
析講朱子曰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閑字是規矩準繩毫不可越處出入承閑字來一字連看勿分

子游章全旨

此章見教必因材不可驟施之意子游譏子夏之教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論教有定序見始終不可或紊究竟太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始卒字替本末識見便高于子游當以子夏之言為正○本末先後字是眼目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參予子夏以篤寔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處用功予游不知而譏之曰道有本有末不可徒事其末而忘其本也吾觀于夏之問人小子當其洒掃及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有可觀矣抑此皆末節也若夫大本之所在則全未能有如之何其可哉子游之言蓋譏子夏此教門人以末也析講當非該當乃當其事之當○子游雖義子夏弟子寔譏子夏不教門人以大學而此教以小學是教以末而不教以本也○紹聞編子游以洒掃等為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註故云顧麟士曰正解大學不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也○洒掃應對進退曲禮云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使其塵不及長者謀于長者必操心杖以從之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于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呼詔之則起而對遭先生于道則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此孝子之行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

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處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誣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循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

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泰紹聞編子夏聞之而嘆曰噫言游本末之說是謂我但教
以末而不教以本也此言過矣君子教人之道非有意以孰
爲先而傳焉曰此其淺近者吾以之爲教也非有意以孰爲
後而倦焉曰此其高深者吾秘之不教也但學者所至自有
淺深譬諸草木其類之大小固有別矣大者條幹已成生意
已足從根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確護事非一
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正以收其放
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純而理之遠者大者固將由
是而漸進也先後有序此固君子因材施教如此若不量其
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
誣罔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正欲成就後學而焉可誣也若
夫由洒掃應對進退以至于誠意正心始終本末一以貫之
不事積漸而無不各極其至者其惟聖人爲然乎豈可責之
門人小子也此我所以不得不先告小子
子以小學也子游譏我失教不亦過乎
新講子游疑子夏此教門人以末而子夏則明已之因人而
教今雖習于末節終當教以本之遠者大者但不可一蹴而

至耳重在孰後倦焉可誣有卒上句句是破他本之則無一
句也兩君子之道俱就君子教人之方說孰字猶言何者先
後字活俱就心說蓋雖本末之教有先後而心則無先後也
先後內須暗照本末意謂問有始有卒朱子曰此不是說
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不是自
始說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始指小學卒指大學○王觀濤曰其惟聖人乎不重贊聖
人只重唯字見小子不能○孰先傳二句是心本無先後譬
諸草木四句言教不得不有先後有始有卒二句見先後一
貫之難○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
謂一以貫之也蔡氏曰言聖人正以及映門人小子是必當
先教以近小以由上不可誣之
意通節只是教不可躐等之意

仕而章全旨

此章見仕學各當先所重方仕之時學其餘也必
仕優乃學此學乃溫習舊聞者也方學之時仕其
餘也必學優乃仕此學乃學古入官者也二優字註雖訓作
有餘力然仕優則是工夫間暇學優必理義明熟不可混看
兩仕字亦稍異上仕字是居官盡職爲在位者言也下仕字

是出而登仕為學成者言也兩句平
看為是有單重學一邊者不必從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合參于夏曰學所以明乎仕之理學固仕之所不廢也然已仕兩在位者則仕為重官守所係不容舍此而他圖必其職業有餘力之時然後究古今明義理而從事于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矣仕所以行乎學之道仕固學之所不廢也然未仕而為學者則學為重苟有味信不容以身而輕試必其蘊抱既優裕之日然後行其義達其道而出仕從政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矣此可見仕與學不可偏廢而尤當先所重也

析講存疑仕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曰後及其餘註仕而學四句是餘意末方見之○陳

新安曰兩句重在兩優字

喪致章全旨

此見臨喪以哀為本亦是崇本抑末之論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參存疑子游曰世人多趨于末以吾觀之如人子之居喪也但于其哀痛之心推之以至其極而止矣何以文飾為哉

析講致者要極其哀而止不盡其哀之量不止也子游見世之治喪者徒習儀節之繁而無哀痛之實故云然亦孔子寧戚之意○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詳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

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趨末忘本姑為之抑揚耳

吾友章全旨

此諷子張以務實意難能不是美他正是發其受病之源凡志念從事高遠上去則近理着已工夫却疎故曰未仁

下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于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參大全子游曰吾友若張也有過高之才其所行皆人之所不能行為難能也然而少誠實而無真切之意少惻怛而無隱痛之情殊未得于仁最若友之切近也

析講陳氏曰仁惟務內平寔者能之于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真寔言心之德惻怛言愛之理

曾子章全旨

此與上章俱是私議以規于張之失意堂堂雖輕然病根自堂堂來務外自高則外有餘內不足正與剛毅本訥相反故曰難與並為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本訥近仁實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參大全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然必專心于內者而後可彼

此相助而為仁乃堂堂乎容貌修飾有若吾友子張也務外自高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于人無切憫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蓋難與之共為仁矣

析講張南軒曰仁必深全積密親切篤志而後可進故如愚之回聖人許其不遠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為仁也。黃勉齋曰以上兩章既有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于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為足以致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飭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

吾聞章全旨

曾子指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良心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合參曾子曰吾嘗聞諸夫子夫子有言曰常人之用情懇至處少忽畧處多未有不待于人勉而真心感發自盡其極者

也求其自盡其極而不客已者必也於親之喪乎蓋子于父
母本天性之至親而況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此時哀慟
迫切出于人之真情不待人勉而自無不至者也苟有不能
自致者是自失其良心者也聞此言可以惻然感動矣
析講此人字指常人言若中人以上便不獨親喪為能致矣
親喪就哀痛迫切上說夫子非只說人于親喪能自盡蓋見
其親親之仁達之天下無不同苟有不能如此者是誠何心
哉看乎字宜活若只說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發言似乎
無味○大全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的意思事親莫大于死
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
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按麟士說不待人勉饒氏說人
之所當自盡則自致自字作自己乃正講而自然意在其中耳

吾聞章全旨

此章述繼述之孝以示訓全在個不改重心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參大全曾子曰吾嘗聞諸夫子云孟莊子之孝子親也其他如生事盡禮死事盡哀固非一端然常情之所可能也惟其父沒之後不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真難能也蓋人固有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于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獻子歷相君五十年為魯社稷之官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莊子年小嗣立不以己私而恃父德宜夫子獨美之哉

析講其他可能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之類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一遵先德終身不改是已與親合為一心克肖象賢繼志述事所以難能○莊子與季武子同朝武子父文子忠于公室武子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臣與父政而終身焉所以為難○不改內見得志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以顯親之名乃孝之大者非但不忍死其親而已

孟氏章全旨

此見士師職在司刑原不可廢故只動其恤刑之心耳重哀矜上○黃勉齋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

情或溢于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當行于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參存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膚因問治獄之道于曾子曾子曰民非自犯法也上有道以治民則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何由爭鬪而致訟當今爲上者自失其養民教民之道以致民之情義乖離各相爭訟非一旦矣故其犯法也非迫于飢寒而不得已則陷于罪戾而不自知也故于折獄之時如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念其不得已之故與不自知之由而哀憐矜恤之而勿喜已之聰明爲能聽訟也如此則用法平恕而不刻可以無愧士師之職矣

析講失道即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民散如不親不遜之類非散于四方也惟失道故民散惟民散故犯法此其罪不在民其情實可矜註迫于不得已承使之無道來陷于不知承教之無素來情是罪惡之實情所謂罪狀是也哀矜勿喜卽是欽恤好生之心若保赤子之念最得司刑之本○劉上玉曰得其情時講徑似得其迫于不得已陷于不自知之情仍未是蓋二句意在哀也矜中只是得其犯法之實罪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日養而日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陷陽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恒心亦使也

子貢章全旨 子貢非代紂分解特借紂以儆人見有寔者不得離其名而下流之必不可居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下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

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參直解子貢曰古今言惡者莫過于紂則紂固極惡人也看來紂之惡亦不至如人所稱之甚只為所行無道故眾惡皆舉而歸之譬如地形卑下衆水都流在裏面一般蓋其所自處然也是以君子常自警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下流不善之地正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惡皆為已歸焉惡未甚而惡之名已甚矣人可不監紂而知儆哉

析講上二句正言紂身上事是以君子二句是因紂以戒後人○馮厚齋曰紂各字受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君子章全旨

此見君子不諱過而能改過也首二句虛下正見之此君子對文過之小人說過也二句不平以過字為主見令人見處即令人仰處皆見皆仰俱貼人如日月之食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參淺說子貢曰人孰能無過若君子之過也過也如日月之食焉方其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則復于無過人又皆仰之不如日月之替食而無傷于明乎然則過亦何損于君子之德乎

析講君子本無過然亦有事遭其窮時值其變為理而受過處但其過非若小人諱而不改也如日月句內有食不足以累日月過不足以累君子意不重在人見人仰上只重在過之可為人見更之可為人仰上然亦人自見之人自仰之耳君子勿知也

衛公章全旨

此是夫子憲章文武之學即見夫子兼總條貫之神朝之意謂夫子師在人子貢謂夫子師在道識大識小見道之在人各得其偏夫子却以全收之此所學之大處師字因學字生有學則有師夫子無不學故不可以常師目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處反

公孫朝衛大夫

參序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于天下事理無不周知果

何所從學而然也

析講蔡氏曰焉學一問只見得夫子學識一邊如商羊萍實之類子貢以道言便見得大然亦只淺說左是對公孫詁○學字以師言謂從學何人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

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衆存疑子貢曰夫子所學者道也帝王之道備于文武其一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墜落于地猶在于人人才智敏達而賢者則識其綱領之大者而道即寄于賢者矣即人之才智稍劣而不賢者亦識其條目之小者而道即寄于不賢者矣蓋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識大識小皆有道則夫子或從賢者而學夫道之大或從不賢者而

學夫道之小焉往而不學有學則有師而亦何常師之有子謂仲尼焉學是謂學有定在師有常主也豈知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乎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耶

析講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在人之人如老聃黃弘郊子師襄之儔若入太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只因公孫朝看學字粗故子貢亦就粗處指出數語示之識得此意則知文武大小總是借証○識大是精神領會識小是記誦不遺莫不有緊承上說○莫不見何處非道焉不見何處非學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不過道所寄夫子見道并不見文武故曰無常師○焉學問何所從學是疑其有常師也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正見夫子之所師不在人而在道所以明其無常師也故此節末二句最重○墜地便不在人未墜地便在人相對說賢者三句正在人處焉不學緊承莫不有句說下不是學賢不賢謂于文武之道在賢不賢處何所不學也何嘗師不是說此亦是師彼亦是師蓋師人則有常師道不師人則道無定在師亦無定在也○翼註不賢只是識見之淺小者非庸愚

也勿以謀訓功烈爲大禮樂文章爲小就中各有大小

叔孫章全旨

此章明聖道之難窺人之造詣畧淺則易見
高深則難測此子貢以宮牆取譬之意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朝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參序叔孫武叔語衆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爲

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聰明才辨殆賢于仲尼

析諸大全朱子曰聖人固自難知孔子嘗自謂達不如賜○

子貢晚見用于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

誦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云云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

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參序子服景伯以叔孫之言告子貢子貢曰人之造詣高卑
深淺各有不同試譬之內宮外牆之間賜之牆也僅及肩耳

牆卑則室淺故不待入其門但從外窺之凡室家中一器

物之好人皆得而見之是賜之道淺而易見如此

析講譬之宮牆兼子貢與夫子說○大全朱子曰古人官外

只是牆無今人廊屋顧麟士云按爾雅宮謂之室則宮是屋

之總名也牆則周圍于外懸空者不即爲屋上之牆故及肩

可窺數仞不可窺須得其門而入也○宮喻內面蘊藉牆喻

所造地位數仞及肩是以地位高卑言室家美富是以蘊藉

淺深言○室家之好如穎悟之才通達之器皆是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得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參序若夫子之牆高有數仞牆高則宮廣故必得其門而入

而後可見其中之所有也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如宗廟

氣象之華美百官威儀之盛富不能

見之是夫子之造詣高深難測如此

析講數仞內便要包含宗廟之美二句在內宗廟卽是宮百

官即宗廟中所有美字影說道德光輝富字影說道德充寔
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固未屬人亦未說到
難入處下節得其門者或寡雖概指天下人說已隱隱道着
武叔○美是壯麗意富是森列意
夫子之道粹精博博借言如此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參序今之人得其門而入者蓋亦寡矣則不見其美宜乎其
淺視之不見其富宜乎其隘視之如夫子賜賢之云自據所
見而言亦何怪其然乎是則子貢之
曉景伯尊孔子鄙武叔者可謂至矣

析講朱子曰顏子得入故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
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
人自不能入耳

叔孫章全旨

此章見聖道之不可踰無以為不是教他不要
毀謗毀亦無用他人至末通見仲尼不可毀處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木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
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
知其分量

參序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毀謗之子貢曉
之曰爾無用為此毀也仲尼固不可毀者也如他人之賢者
所造雖高亦是丘陵也猶有賢之出其上者可得而踰越也
仲尼之為聖冠絕群倫直是日月也懸象于天無一物不在
其照臨之下併無得越于其上而踰越焉不可踰則亦不可
毀矣不可毀而毀之是自絕于仲尼也人雖欲毀謗以自棄
絕于聖人之教其何損于日月之高哉祇見其不知自己之

分量也而可以毀為哉

析講麟士曰日月喻高不喻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立說者皆謬何傷于日月即是言何傷于仲尼不知量謂不知已分量之異故敢于毀聖人可踰無得踰說賢者仲尼非丘陵日月

陳子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之神化不可及重夫子之不可及節以德行末節得邦家贊美德之妙用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因子禽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參序陳子禽雖學于聖門尚未能窺聖道之高大乃謂子貢曰子只是務為恭敬以推遜夫師也以定論之仲尼豈賢過于子乎

析講為恭指數何日月之喻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

知去一

責子禽不謹言

合參子貢責之曰是何言也凡君子之評論人也一言而當則人皆以為明于是非之鑑而智矣一言不當則人皆以為昏于是非之鑑而不智矣故一言雖微已之知不知俟焉不可不謹慎也今子謂仲尼豈賢于子毋乃言之失于不知耶析講知不知在評論人物上說側重不知句言不可不慎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參序且子之不慎而言之易也豈以夫子為可及耶不知夫子之德生知安行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其不可及也正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也知登

天之難則知夫子之不易及矣

析講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循序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階而升○只宜就夫子身上想他不可及若說人不可及未

子便非口氣此節言聖人之德化不可及下節指出神化之
及人者言之正以見上節聖德之化不可及也○陳新安曰
一章通重不可及之意此二句已極摹其德之不可及下就
作用言之正如堯之德不可名而此言成功文章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
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
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
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
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
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
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
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合參惜乎夫子窮而在下其德終不得以見之設施耳使夫
子之得邦家者其功業豈小小哉正所謂養以植立之而民
生斯遂教以引道之而民行斯從立之之固益加安養以綏
之使之恒得其所而民斯愛戴而來附道之之深益加鼓舞
以動之使之其德日新而民斯丕變而和協政化所施而感
入之速如此且其生也則蒙其立道綏動之化者莫不尊親
而人皆榮之其死也則懷其立道綏動之化者如喪考妣而
人皆哀之其政化入人之深又如此聖人之神化莫知其所以
以然而然者如之何其可及也豈賢于賜子何言之不慎乎
析講瞿昆湖云得邦家節只是即用以見體因業以觀德也
最有體會即勉齋黃氏所云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
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
之速意○玩所謂二字是就現成說舉極盛之治以形容夫
子之如天德盛化神耳不必寔有其事立以養言如制田里
教樹畜之類道以教言如道德齊禮之類綏謂撫安之使之
休養生息求享幹年之樂也動謂鼓舞之如勞來匡直振德
使之遷善而不自知也
大全陳氏曰前言夫子之不可及
以其德化之不可為者言也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

之不可測者言也然正明所謂不可階而升以曉子禽非別
一意○聖人神化化字與上化不可爲化字稍不同此是存
神過化之化以及人者言彼是大而化之之化以在身者言
惟其有聖德之化所以有神化之化意却一貫也○子貢語
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按此六句原就帝土已
然之治說所謂二字一氣貫下四斯字極重見神速意立道
綏動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
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

堯曰第二十

凡三

堯曰章全旨

通章在所重節斷上是歷敘帝主之道下是統論
帝主之道以中字貫執一中以承天子民帝王相
繼相守者以此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華歎聲曆數帝主相繼之次

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
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參太全記者歷敘帝主之道以見聖門道統之所由傳也昔
帝堯將禪位於舜其戒命之詞曰咨爾舜自有曆數以來其
遜屬之統天寔司之今爾之德當天心則知天相傳之曆數
在爾躬矣然天命亦豈易承哉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
之所存也爾惟心無倚着凡處事度物信能執其中而不失
之過不及以此治民則四海蒙休而天命可永保矣若不執
中使四海困窮則天所予之祿亦永終絕而曆數不爲爾有
矣可不戒哉此聖人相授稟傳天人之際如此

析講中是恰好道理允是真个執得允執其中即是撫綏四
海之道而所以永享天祿者也故下反言以明之○太全朱
子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
則不可得而執矣○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者蓋必隨時處中
方見信能執中此是承天命而奉天道處○帝主相承其次
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
序之屬于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程氏復心曰天祿謂
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咨字是因四海二句而發授

命之際天祿方于是始而即以求終言之其爲戒深矣○蒙引堯曰句咨句嗟嘆聲也爾舜句○翼註此節只重允執其中一句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參序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此可見三聖之相授無異道矣析講要玩亦字雖益以危微精一之訓不過發明允執之旨非有加也蓋中外無道也○朱子曰後面商周所行皆是恰好當做的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個道理○蔡氏日記不增一字正見得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是是一個執中精神全在亦字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

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一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各用玄牡夏尚黑求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參序疑禹之後膺曆數而有天下者則爲湯湯既伐桀而作書以告諸侯日子而之伐桀也請于帝曰予小子履敢仍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夏桀無道得罪于天已必討之以明正其罪而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所眷命之臣也已必用之而不敢蔽蓋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我之或討或用皆奉順天意而已敢容私意於其間哉吾之初請命而伐桀者如此而今既爲天子其責任尤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我自己致之惟甘受上帝之譴責而已若萬方臣民有過舉而得罪犯法是已之所撫馭者未得其道其致之然也其罪在朕躬自責其容已乎此其告諸侯之詞也

觀湯命討之公自責之重如此乃真知爲君之難者其視堯舜禹之兢兢執中異世同符矣

析講帝王世紀云湯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帝臣不蔽註曰天下賢人當不止有莘然據諸中事求元聖語則尹固其尤著者簡間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點檢過數○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簡在以上則自述其初請命于天而伐桀之詞也小子履六句見伐桀之舉出于天朕躬四句見天下之責在予已○朕躬四句言此以誓戒諸侯欲其共體此心以治天下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合參湯之後膺曆數而有天下者武王也我周克商之後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天下以惠窮民而其中有善人尤加富厚焉其施仁之得宜如此

析講大賚是博濟天下之窮民是富則加厚天下之良民○

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此節至所重節俱是武王之事句句要見反商政由舊意○大賚節見施仁之公雖有節見伐暴之果謹權節見經世之政興滅節見順民之心所重節見重民事之大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合參武王之伐紂也誓師曰紂雖有至親之多皆離心離德不如周家之多仁人皆同心同德我之伐商不有必克之理乎今百姓皆過責于予一人謂予

不正商罪則予之伐商斷必往矣析講按存疑云下二句是既伐紂得天下而告諸侯未是按書即誓師一時之詞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鍾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衆存疑武王既定天下于是于權量則謹之凡在官與在民
者皆取而較之使輕重大小一歸之中正之則使官府不得
侵漁民間不致欺詐法度則審之禮樂百物之所在凡可損
可益可因可革一歸之義理之中廢官于是重新修理昔之
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由是民信立風俗同庶
務理而凡四方之政莫不大大行而無阻格焉
析講紂時權量無度法度廢墜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紂常
滅人之國絕人之祀廢棄隱逸而不用故武王反之○權量
政之紀法度政之綱今官政輔謹之審之修之則四方之政
不至于窒礙而沛然流行矣須說是四方政行莫混作行四
方之政蓋上三句是舉政四方句是政行了存疑云乃其效
也得之○劉上玉曰政亦可稍推開講蓋因三事而推行四
海耳下節天下歸心同此亦有見故并存之○此節紀綱何
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下節恩
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合參至于前代帝王之後有子孫而無爵土者滅國也則與之錫之茅土以復其舊有爵土而無子孫者絕世也則繼之立宗人以主其祀仁賢之爲紂所播棄而不在位者逸民也則舉而用之復其位以顯其才行事合乎

天下之公心故天下之民翕然歸心焉

析講先世有功德于民民之所欲興繼也逸民有才德民之所欲舉也從其所欲故歸心○武王克紂封黃帝之後于蓟封堯之後于祝封舜之後于陳封禹之後于杞封湯之後于宋又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皆與滅繼絕舉逸之事○麟士曰述武王事是于紂之所行武王一切反之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合參至于加意民事所尤重者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喪祭之禮以教民孝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是武王反商政之虐由舊政之仁所以副上

天之命而接堯舜禹湯之統者如此

析講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全文也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雙峰饒氏曰周有大賁以十記記者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是一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各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衆淺說合而觀之堯舜禹湯武之道或形于咨命或見于誓諾或施于政事皆一中之相傳也要之中道之大端豈有出于寬信敏公之外哉夫凡有天下者誠能寬以宅心則萬物一體人心歸之而得衆信以行政則君不欺民民亦不欺君而于我平倚任焉勤敏以圖治則百度振舉而有功好惡刑賞一循乎大公而無偏黨則天下悅服帝王爲治之道又孰

有過于此

析講存疑四句必夫子所當言故記者取而綴之于後以盡此章所敘之意○翹首標出之以資舜始有中之各目而以爲千萬世道統之原其寔湯武之所行者無非天理當然無非中也豈特湯武後來繼世而興其作爲合乎天理之當然者亦中也○雲峰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中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曰寬信敏公約言之則曰中而已○蔡氏曰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寬信敏公始應用而形四者謨○誓○詒○所不載記者見得上數節內已有此意故揭此以結之見帝王之道有相合也得衆人任等作現成看寬信敏公上

子張章全旨

此章記夫子論政以繼帝王之治也所論尊屏具之意從政不作爲大夫只說行行政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參序子張問于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如作爲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件誠能尊而行之政有惡而害治者四件誠能免而絕之則取舍當而治道舉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子曰大凡君子爲政有惠以及人矣却無損于己之財而不費此惠之美也亦勞以使入矣反得人之歡心而不怨此勞之美也欲易失之貪君子未嘗無所欲也乃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爲貪此欲之美也泰易失之驕君子則泰然自得而不至矜肆而或驕此泰之美也威易失之猛君子有威以臨民而不至暴厲而或猛此威之美也五美之目如此析講惠而五句只是五美之目是講便碍下節五句各上截美中各有不美合到不費不怨等方是純然無間處五人不字最宜着眼語氣猶云大凡惠民者未在不費惠而不費此所以爲美下四句倣此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爲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合參子張曰施惠于人必費于己何謂惠而不費夫子因備舉五美之目以告之曰以府庫之財與人則費矣又安得人而給之若夫四時之利原無之利五方之利皆民所自有之利也我惟因之而爲之樽節經理以利乎民使民不飢不寒初非分我所有以與之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心本不欲勞民不得已擇可勞之事而時以勞之則非以不急之務勞之也以佚道使民民自忘其勞矣又何怨仁覆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欲不止有若貪得無厭者然以不忍之心行不忍

之政始焉欲舉萬民而仁之終焉仁無不洽而得之此心全
然爲民而我一毫不與又焉食君子無論人之衆寡無論事
之大小一心于敬而無敢慢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
自得之意泰從敬上來而非有心于簡傲也何驕之有乎君
子端正其衣冠尊肅其瞻視持身之嚴儼然恭己于上人自
望其德容而畏之非以威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與惠不
費勞不怨施于人者也欲不食泰不驕威不猛存乎己者也
爲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此五美之定所當尊者也
析講甲里樹畜民之利也而我爲制之教之便是因惠不費
美在因字可勞謂力所堪爲分所當爲之事如修城鑿池行
師禦寇爲勞未逸有裨于民者皆是擇可勞美在擇字仁
就仁政上看亦根心來欲仁是我欲立達天下得仁是果于
天下有濟也欲不食美在仁字衆寡以人言小大以事言泰
生于理慷慨生于氣盈相似而足不同泰不驕美在無敢慢
何儼然屬君子身上承正尊一句來所謂莊以臨民自然有
威可畏也與作聲色以攝服民心者不同故不猛威而不猛
美在儼然上○麟士曰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美而不費
而不怨而不食而不驕而不猛故美也三斯不亦兩又誰又

焉皆煞落語○欲仁得仁就政上說不必依託以治已言凡
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下理便是仁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
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
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
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亦或吝而不果
則是其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合參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爲政者欲民不爲惡則宜素教
之教之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可也苟不教以善而遽殺
其民則殘酷不仁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戒限之而後

可責其成功苟不戒之于先而遽考其成則急遽無漸謂之暴凡有徵求于民必令之于先而後民知所從若故意慢其令于前而乃迫其期于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有意害民謂之賊至于有功當賞或先或後均之以物與人而于出此納彼之際或遲疑吝嗇而不果于與則是有所為人出財不得自專者之所為也豈為政之體乎此四惡之寔所當屏者也尊美屏惡于從政乎何有

析講上三項是追急之惡下一項是急緩之惡處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勉財言○不戒是無心故謂之暴慢令是有心故謂之賊○**顧麟士**云殺與視成刻期慎與本從政者不可少亦以不戒不戒慢令當與不與故見為惡也○有司之吝乃其本職不為惡若從政而為有司之為則惡矣出納者出于此而納于彼亦正言與也**劉上玉**云猶之與人其為當與不必言玩其諛氣更有卒底少不得一樣要與人的意思

不知章全旨

此示人以當知之要也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此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而自修之事備矣○

三知字一是知其在天一是知其在地一是知其在人○**索解**此章主腦并在命禮言三字非泛言教人致知也總見修己之要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余大全子曰學修有大端以知為要如稟于生初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必知命則吉凶禍福惟命是安而可以為君子矣若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其守而為小人何以為君子也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析講知命非泛然知當利害之際確然知有人命而安之又不趨避也無以為君子猶云做君子不成○**太全**朱子曰此與五十七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入鑊鼎鑊○**胡氏**曰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

子也是功。微君子根脚。○若註中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便與不亦君子之君子同。○君子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全該氣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合參禮所以持身者也。人必知禮則能檢攝威儀堅定德性而可以自立矣。若不知禮而于品節度數無詳明檢察之功則進退周旋茫無準則必至耳目手足惶惑失措何以能自立乎。甚矣禮之不可不知也。析講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知禮者知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而棄履不越執守堅固故能立此立字與立于禮立字同。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所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食哉。

哉

合衆人之邪正不可不知此急務也而其要又在知言言之起非得失皆實心之發若于人之言不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則人之邪正無由辨矣何以能知人乎其發言之不可不知也知斯三者則上以遠天內以成己外以盡人而自修之要得矣。

析講知言者因入之言知其所以言直窺他心之隱微處與孟子知言下般。○知言以知人不但知得此人之言所以知得此人之人須臾得有能知言之知則所以能知人之知。○此章主腦在知字不在君子字。○節節重在知上知以心高皆寔得中真知也。○知命便爲君子知禮便立知言便知人無兩層。○三無以不可忽言非知命更何以爲君子見命不可不知也餘微此。○張南軒曰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爲者可得而爲之矣知禮則禍福言動有所持守而有踐履之寔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蒙引或以知命微一頭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

論語卷之十

